

《古逸丛书》本《尔雅》之底本辨析

范志新

晚清黎庶昌使日,得日人高阶氏旧藏所谓室町时代覆刊《尔雅郭注》,乃就东京景刻之,后收入《古逸丛书》,世称蜀大字本(以下简称“大字本”)。从现存的资料看来,说《古逸丛书》本是高阶氏旧藏本的影刊本,大有可疑。

一、大字本的避讳情况

高阶氏原藏本;我们当然无缘见到,好在有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在。森《志》尝著录该本曰:“文字丰肥,楷法端劲。”然今观黎刻大字本,楷法端劲或近,字形却绝不“丰肥”,相反倒近瘦金风格。

森《志》载高阶氏本讳字曰:“敬、驚、弘、殷、匡、胤、玄、朗、恒、桢(或作禎,误。说见下)、真、徵等字缺笔。间有南宋孝宗时补刊,恒、邁、桓三字缺笔。”^①然今按大字本,凡“敬”字都不讳^②,“敬”之嫌名“驚”皆不缺笔^③。大字本扉页作《影覆宋蜀大字本尔雅》,《叙目》题:“影宋蜀大字本尔雅,”“影”也好,“覆”也罢,其刻板方法,都指影摹上版,其对象都为“高阶氏旧藏本”,理当与森《志》所载高阶氏本字体与宋讳保持一致,不当抵牾如此。

不独如此,细审全本,却时见避清讳,且自康熙至咸丰,无帝不讳,谨慎以至于苛刻焉。兹仅罗列数例如下。

避康熙:

卷上/叶8:“兹,斯,咨……此也。”兹作两玄字,并缺末点。

卷中/叶12:“星纪斗,牽牛也。”注文“牽牛斗者……”两牽字上之玄字并缺末点。

卷下/叶18:“驚,鵠。”驚上两玄字,并缺末点。

①森立之:《经籍访古志》,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第19册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342页。

②如,卷上“俨,恪……敬也”并注(第六叶)，“肃肃,敬也”并注(第十七叶)等。

③如,卷上“战栗、震驚……惧也”(第五叶)，“徒御不驚”(第二十一叶)，卷中“更望,备驚急”(第十七叶)等。

案:以上诸玄,非为宋始祖“玄朗”之讳,乃讳清。说见下引张之洞语。

避雍正:

卷上/3叶:“绍,胤,嗣……继也。”

案:胤字缺末笔,可能讳宋,但也不排除是避雍正。

避乾隆:

卷上/1叶:“弘,廓,宏,溥……大也。”

案:弘字缺末笔,可能讳宋,但也不排除是避乾隆。

避嘉庆:

卷上/19叶:“颙颙印印,君之德也。”

案:两颙字缺末点。

避道光:

卷上/3叶:“忒,谧……密、寧、静也。”

卷上/7叶:“豫、寧、绥、康、柔、安也。”

卷下/18叶:“鸱鸢、鸛鳩。”

卷中/9叶:“秋为旻天。”

案:寧及寧旁字,皆作盥,盖以古文代正讳。旻字缺末捺。

避咸丰:

卷上/8叶:“曩,尘,伫,淹,留,久也。”注:“尘垢,伫企,淹滞,皆稽久。”

案:正文及注伫并系佇缺末笔。

卷中/2叶:“门屏之间,谓之亾(zhu)。”注:“人君视朝所亾立处。”

案:正文及注亾并系宁缺末笔。

卷下/24叶:“寓鼠曰噉。”注:“颊里贮食处。”

案:貯之宁旁缺末笔而作贮。

卷下/27叶:“未成羊,羴。”注:“俗呼五月羔为羴”。

案:羴之宁旁并缺末笔。

此本避讳繁细,尤在避偏旁一节。按诸张之洞《輶轩语·敬避字》,可悟上述避讳现象之来历:

圣祖元皇帝庙讳,上一字,《书》“□德升闻”,用元字恭代,然元德,元黄、元鸟等字,皆不可用。弦^①、絃、炫、眩、銜等字,敬缺末点。率字亦缺点,惟愔、蓄、酈、畜等字不缺点。今兹之兹,从艸,上半不得写作亾。其上从亾、下从兹者,别是一字,即两讳字相并,义同黑也,今音滋,古音与讳字同,不可用。牽字,上写作两亾。下一字,韩愈文“其膏沃者其光□”,用煜字恭代。又从火从畢之字,《诗》“□□震电”,《字典》作燿。从日从华之字,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“列缺□其照夜”,《字典》作曄。三体本是一字,一律敬避。

^①讳字原文已缺笔,今为排版方便改用正字,下同。

世宗宪皇帝庙讳,上一字,《诗》“永锡祚□”,用允字恭代,然祚允、允征等字皆不可用。醕字亦不可用。瀦字敬缺乙旁,亦不可用。下一字,左从示,右从真,用禎字恭代。禎祥之禎,别是一字,音义皆别,不避。真字不可书真。

高宗纯皇帝庙讳,上一字《论语》“人能□道”,用宏字恭代,然宏道、宏毅等字,皆不可用。泓、緼、鞫字,敬缺末点。场屋不用。强弱字上写作口,不可作厶。上半本是讳字。左、肱、紃、閔等字,不得缺末点。下一字,《书》“天之□数在尔躬”,用厯字恭代。厯字本从厂,从秝从止。今从厂从林从心。然厯象、厯数、治厯等字,皆不可用。(试策公牋,如有言及厯象者,以术字或宪字代之。列朝史律厯志,可但称厯志)阅厯、厯诚等字不避。

仁宗睿皇帝庙讳,上一字,谓:□□(颞颥)印印。无恭代之字,敬缺页旁末二笔。

宣宗成皇帝庙讳,下一字,易:万国咸□,敬改作寧。……下字写刻旧书,有用甯字代者,诚敬缺末笔,从宀从心从皿。

文宗显皇帝庙讳,下一字左从言,右从宁。无恭代之字,敬缺末笔。^①今案:宁、紵、貯、佇等字,写刻旧书,有缺笔作亡者。场屋不用。孔子之讳,丘改作丘,并见此本。卷中“释丘”一章,第19叶至20叶,丘字凡45见,皆缺笔,天禄琳琅藏南宋国子监本、铁琴铜剑楼旧藏十行本并不缺。此字雍正时讳令所禁^②。

最令人惊诧的是,乾隆敕避禎改作禎,王士禎因作士禎。今大字本不见禎字,卷中7叶:“再染,谓之赧。”赧字为宋仁宗(禎)嫌名,故监本、十行本并缺末点,而大字本赧却不讳,此盖遵乾隆飭令,不讳禎之故也。同例,卷中11叶:“正月为陬”注:“《离骚》云:摄提贞于孟陬。”贞字,监本、十行本并缺末笔,而大字本不缺。凡此皆大字本窜改宋讳以曲就清讳,具见此本避清讳,而不惜违背摹刻原则而煞费用心。后人覆刊前代文献时,为免触时忌而曲讳当朝,不是绝对不容许。清代覆刻宋元旧本,讳本朝也不罕见,然如此本谨小慎微,在在处处刻意讳清,是不由人不怀疑其来历。

二、大字本与宋监本及十行本的关系

《尔雅》一书传世宋本除日本的高阶氏本和松崎氏景宋小字本外,还有天禄琳琅藏南宋国子监本(民国间故宫影印)和铁琴铜剑楼旧藏十行本(《四部丛刊》影印)。今比较大字本与宋监本、十行本两家的关系,对于我们了解大字本的来源是有帮助的。

根据笔者的对校可知,相对而言,大字本与监本的关系更为密切。首先是

^①张之洞: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二百七十三“轺轩语·敬避字”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9816页。

^②《大清事例会典》卷三百四十四。

两者版式行款相同,都是每半叶八行,行大字十六、注双行行二十一字。甚至每叶起讫亦相同(极少数几叶除外)。其次,两本之讹字(包括避宋讳、俗写)也大抵相同,而与十行本不同(十行本不误)。兹列表于下(○,表示同左)。

表一:大字本讹字同监本表

卷次	叶/行	宋国子监本	大字本	十行本	备注
上	48	台朕賚界卜阳,予也。今巴瓌之人自呼阿阳。	○	濮	十行本是
上	7/3	遘逢遇逆,见也。行而相值即是见。	○	无“是”字	十行本是
上	16/11	廩廩也。或说云,即仓廩。	○	正文并注皆作“廩”	十行本是
中	7/1	绝泽谓之铕。铕即美金,言最有光泽也。《国语》曰:“珎之以金铕”者,谓此也。	○	玦	十行本是
中	7/13	邸谓之柢。根柢皆物之邸,邸即底通语也。	○	底	十行本是
中	15/13	宋有孟渚。今在梁国睢阳县东北。	○	睢	十行本是
下	19/6	鷁,鹵母。	○	鷁	十行本不讳

上表表明:监本、大字本避前代讳同,而十行本不讳。大字本与监本甚至于衍夺字亦多相合,而与十字本异。今以周祖谟先生《尔雅校笺》所校三本有关衍夺异文,列表图示之:

表二:三本衍夺异同表

卷次	叶/行	宋国子监本	大字本	叶/行	十行本	备注
上	34	仇雠敌妃知仪,匹也。雠雠犹俦也。	○	28	不重“雠”字	监本、大字本注皆衍1字
上	16/15	燠,煖也。将,齐也。	○	10/10	燠,煖也。塊,塌也。土塊也,外传曰:枕由以塌。将,齐也。	监本、大字本皆脱13字

(续表)

卷次	叶/行	宋国子监本	大字本	叶/行	十行本	备注
中	68	白蓋谓之苦。白茅苦也也,今江东呼为蓋。	○	46	不重“也”字	监本、大字本注皆衍1字
下	21/12	獾,白豹。似熊,小头,庫脚,……能舐食铜铁及竹。骨骨节强直,中实少髓。	○	13/7	不重“骨”字	监本、大字本注皆衍1字

大字原本之讹字、缺笔,多有就监本剜补校正之迹。仍列表图示之:

表三:大字本讹字、缺笔,多就监本剜补校正表

卷次	叶/行	宋国子监本	大字本	十行本	备注
上	18	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,君也。《诗》曰:有王有林。	“王”改作“壬”	壬	十行本是
上	2/12	黄发,齯齿,……寿也。黄发,发落更生黄者。齯齿,齿隋,更生细者。……皆寿考之通称。	隋	墮	十行本作“墮”。监本作“隋”,系俗写。
下	26/9	摩牛。出巴中。爆牛。即犁牛也。……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。	聞	聞	十行本是
下	27/4	未成羊,羴。俗呼五月羔为羴。	羴	羴	十行本是

今案:第①例中,王改壬,言其就王字剜改,盖因倘是原刻,“壬”字中间一横当长于末横,王字末一横最长,今大字本最长的是末一横,显然出王字。第②例,大字本之墮,其“土”字不在隋字之下,盖因原本下紧接“更”字,没有加土的空间,因附在卩旁之右下。第③例“徐聞”原同监本作聞,发现讹误,月下复加一横向右上挑,此笔特粗特夸张,与下文“黑耳”之耳右挑不出头,明显不一,可见是剜改之笔。第④例,原同监本作羴,盖避清帝咸丰諱嫌名,右旁“宁”下剜去末笔,然剜而未净,痕迹断断续续,明显残留。凡此种种,集结成一个焦点:监本乃大字本的蓝本。

至于大字本与十行本的关系,两家虽不甚密切,但大字本亦有借重十行本处。表三中大字本剗改的根据,便是十行本。(当然也可能出松琦明氏覆刻宋小字本)此外,还有一点,不可忽略。大字本卷末有“经凡一万八百九言,注凡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言”二行,言者视为大字本出宋刻之确证。监本无此二行,十行本则每卷末有标明版刻字数,乃上、中、下三卷,分别经、注而计之:卷上,经四千一百三十二字,注五千四百十六字;卷中,经三千五百六十四字,注四千三百二十二字;卷下,经三千一百十三字,注七千八百九十字。将三卷经文、注文数目,分别相加,经文、注文之总数,竟分别与大字本所标一字不差。这就令读者奇怪:根据表二的统计可知,大字本较十行本,正文少三字、注文少七字;又卷下末叶“狗四尺为獒”句之注文,十行本中有“尚书孔氏传曰犬立四尺曰獒即此义”十五字,监本同,大字本无此十五字。如此合计下来,仅注文一项,大字本就少十行本二十二字,两家总数怎么仍然能相等?显然,大字本卷末此二行乃刻者从十行本移花接木而致,反与其实数目不合。看来,十行本可能是大字本借以自重、以区别于监本的点缀。
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大字本还吸收了清儒校正《尔雅》的成果,制造假象,以掩蔽其因袭监本之迹。上面提到大字本卷下末叶独缺“尚书孔氏传曰犬立四尺曰獒即此义”注文十五字,其根据即在段玉裁。大字本附杨守敬《题识》曰:

“尚书孔氏传曰”十五字此本独无,段茂堂云:“此非郭注,后人所附益。按单疏本标起止云:注‘公羊’至‘之獒’,是邢氏所据郭注无此十五字。”以此本证段说,若合符契,则此洵为蜀本矣。^①

按,段氏之说,杨氏实从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校勘记》引来。

复如卷下 27 叶 2 行“牝羖”:“今人便以牝羖为白黑羊名。”监本原作“黑白”,误。今案:《说文解字》“羖”字段注“牝,吴羊之牝,羖,夏羊之牡;《尔雅》云:白者吴羊、黑者夏羊”^②。上文既作“牝羖”,牝在羖前,自然下文当如十行本作“白黑”,白在黑前。大字本盖出段注。

段注之外,又有取诸四库馆臣者。如卷下 27 叶 16 行:“鸡三尺为鷄”注:“阳沟巨鷄古之鸡名”,监本、十行本俱作“名鸡”,大字本独倒文。案:《四库全书考证》卷五十云:“《齐民要术》卷六‘养鸡注’:‘阳沟巨鷄古之名鸡’,原本‘名鸡’两字互倒,据《尔雅》改。”^③盖《齐民要术》作者所见郭注作“鸡名”。

大字本中亦可发现刊者据经注随手互校或以经典成句校改的例子:如卷上 6 叶 3 行:“(注)云何盱矣”,盱,原文右旁作干,盖据经文“羌写惛盱……忧也”改定,兼是《诗·小雅·鱼都》成句(我不见兮,云何盱矣^④)。同卷 16 叶 4

①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146页。

②王太岳等辑:《四库全书考证》,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4册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5年,第2074页。

③《诗·小雅·鱼都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494页。

行：“（注）谓曰：神罔时恫”，“神罔时恫”，盖出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，“谓”，显是“诗”之误字。复如卷中 17 叶 16 行注文：“假今百里之国，五十里之县，界各十里也。”从上下文意看，“今”当作“令”，故大字本一一勇改，不待取资他本也。

现在略述笔者对大字本的初步认识：《古逸丛书》本处处曲避清讳，文字讹误衍夺在在与国子监本相合，又多有据十行本剗改底本（大抵在卷首尾）的事实，故而认为《古逸丛书》本并非是所谓覆刻高阶氏覆宋本，而是以国子监本为蓝本，参酌十行本、吸纳清儒的治学成果，多次改造卷首卷尾文字，而成之本。其来历大致是：大字本“矜”、“貯”讳字不缺末笔，故初刻似在道光。光绪时，黎庶昌、杨守敬获其本，喜其字大如钱，冠以“影覆宋蜀大字本”、“影宋蜀大字本”名义。嗣后，黎、杨复刻入《古逸丛书》，印刷已在咸丰即位之后，故挖改“矜”字去末笔，剗痕残留；又不及细检，致“貯”字漏网。故所谓“大字本”者是一经多次作伪之本。

读者或有疑问：黎氏景刻大字本《尔雅》在光绪，故宫影印宋国子监本晚至民国，何得有此说？这问题的答案有二种可能：一，日本民间或有别部宋监本或监本系统（如元、明重刻本）之存在，作伪者所依未必宋监本本身，或乃其影刻、重刻本。二，笔者目击苏州大学藏故宫影印本，末尾居然附有“大字本”书末第二十七、二十八两叶，文字全同《古逸丛书》之“大字本”；独“杨氏守敬”及“星吾东瀛访古记”两印，下一印与大字本同，而上一印，大字本却作“遵义黎庶昌之印”，真是伪中又伪。但这也透露出《尔雅》之故宫影印本与《古逸丛书》本，似乎有某种关联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苏州正是重印东京本之地。今人著文乃谓：“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故宫博物院《天禄琳琅丛书》又据此本（古逸丛书）影印，名之曰‘宋监本尔雅郭注’”^①云云。今案：“影印”两字已非，两本正文字体，一丰肥，一瘦硬，截然不同，何得称“影印”？然若说故宫印监本出黎刻大字本，更是本末倒置。此种误解，究其根源，恐与故宫影印监本附录了大字本的最后二叶不无关系。此也是两本关系缠夹不清所致的负面影响，似应引起今日治《尔雅》者的关注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大学文学院

^①董恩林：《尔雅郭注版本考》，《文献》2000年第1期，第57页。